

大师系列

# 先生词话



先生词说一出，一新天下耳目，  
实乃《人间词话》后第一伟著。

——周汝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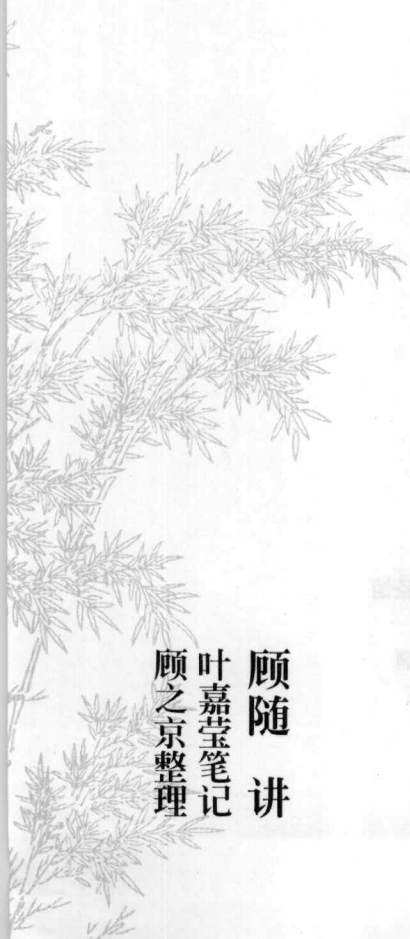


顾随讲  
叶嘉莹笔记  
顾之京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驼庵诗话

大隐家的藏



顾随讲  
叶嘉莹笔记  
顾之京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驼庵诗话 / 顾随讲述;叶嘉莹记录;顾之京整理. 一天  
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7.4

ISBN 978 - 7 - 201 - 05531 - 2

I. 驼… II. ①顾…②叶…③顾… III. 诗话 - 中国 - 现  
代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8843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46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hbs@public.tj.cn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.7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170 千字 印数:1 - 5,000

定价:26.80 元



顾随（1897—1960），字羨季，别号苦水，晚号驼庵，河北清河县人。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终生执教并从事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。先后在河北女师学院、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、中法大学、中国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河北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，四十年来桃李满天下，很多弟子早已是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，叶嘉莹、周汝昌、史树青、郭预衡，颜一烟等是其中突出的代表。有《稼轩词说》、《东坡词说》、《元明残剧八种》、《揣龠录》、《佛典翻译文学》等多种学术著作行世，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。出版《顾随文集》、《顾随：诗文丛论》、《顾随说禅》等。

## “隐藏的大家”丛书

李长之

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

《陶渊明传论》

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

顾随

《顾随论学精要》

《驼庵诗话》

《顾随师友札记》

责任编辑 王 华

伍绍东

装帧设计 汤 磊

## 关于“隐藏的大家”

学问乃天下公器，这是一条绵延而义无反顾的河流。在这学问的河流之上，一些有作为的学者，孜孜以求，记述下他们常年累积的学术思想，有的虽未终其研究，但已发出绚烂之光芒，成为我们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。长久以来，由于社会环境或自身性格的原因，这些有作为的学者被隐藏起来。有的学禅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；有的隐忍，甘于悠然见南山的生活；有的太过纯洁，不被世俗所容；有的遭遇不宽容的时代，被压倒在地上，仅仅因为说了“犯忌”的话，而遭罪一辈子，因而学术的话语也被掩抑……

幸运的是，一些有心人，默默地记录他们的思想，保存他们的著作，珍藏他们的讲义，才让这文化的血脉不断，学问的河流不枯。

今日，我们学海拾珍，阅读这批大家作品的时候，发现它们竟是如此熠熠生辉，如此沉甸甸。故以“隐藏的大家”作为文丛之名，以求埋下读书之种子，续上学术之薪火。

编者



三十年代前期在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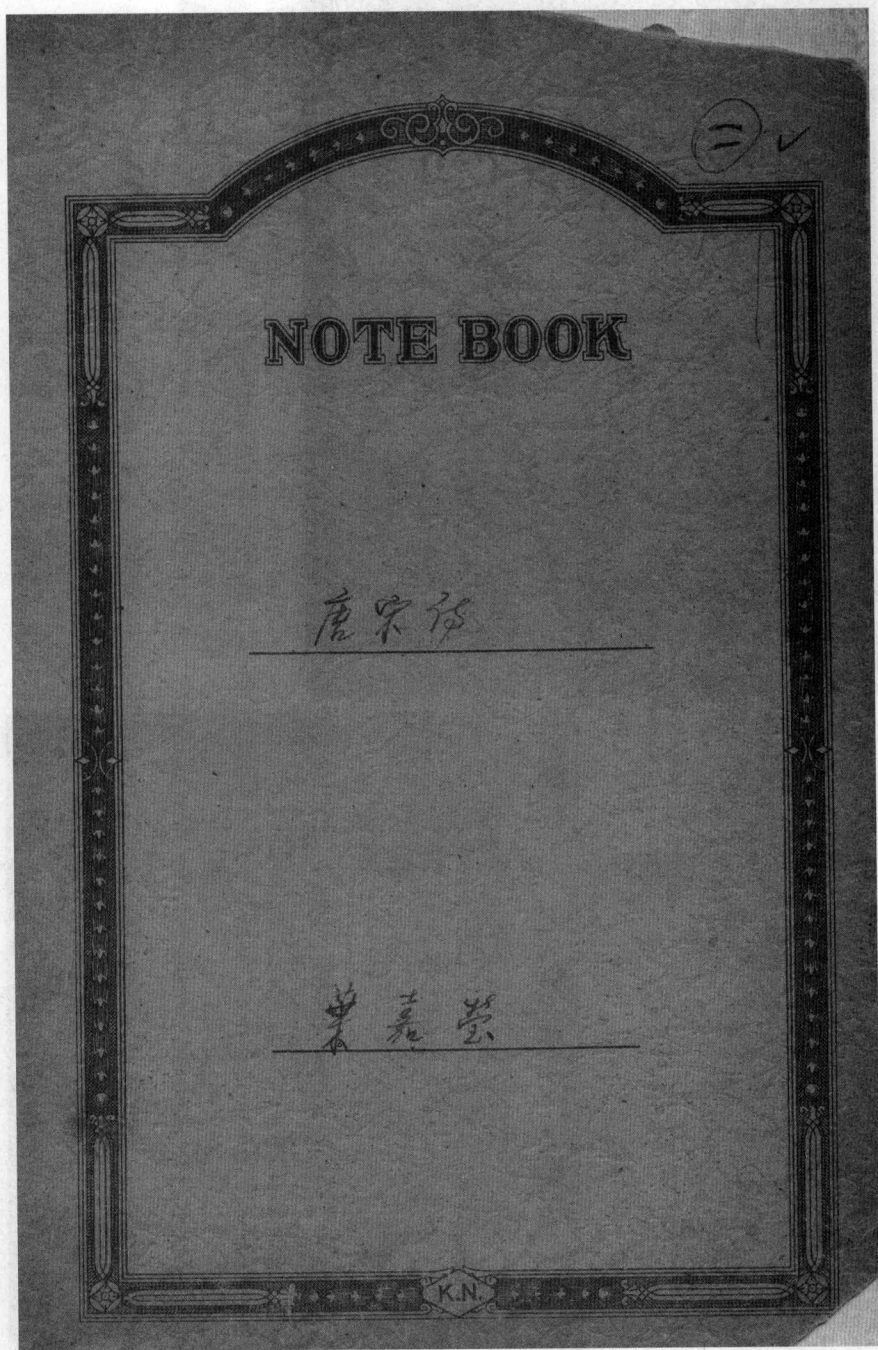


1943 年在北京与辅仁大学国文系 41 级部分女生合影( 后立者右二为叶嘉莹 )



1954 年春在天津寓所书房





叶嘉莹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听课笔记封面



# 目录



驼庵诗话

1

驼庵论诗语录

147

驼庵文话

177

驼庵论学语录

203

# 驼庵诗话



《驼庵诗话》分“总论之部”、“分论之部”、“补编”、“续编”四部分。除“续编”外，均据叶嘉莹四十年代听课笔记整理编订。“总论”与“分论”二部收入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顾随文集》，增补后辑入一九九二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《顾羡季先生诗词讲记》。此次结集，编排上作了些微调整。“续编”据萧雨生一九五九年听课笔记整理编订。



## 总论之部

### (一)

文学是人生的反映，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。若仅为文学而文学，则力量薄弱。

凡艺术作品中皆有作者之生命与精神，否则不能成功。古人创作时将生命精神注入，盖作品即作者之表现。

中国后世少伟大作品便因小我色彩过重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一个诗人，特别是一个伟大天才的诗人，应有圣佛不度众生誓不成佛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精神。出发点是小我、小己，而发展到最高便是替各民族、全人类说话了。正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所说：“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。”

固然人无自己不能成为生活，但不能只知自己，至少要为大

## 驼庵诗话

众,为人类,甚至只为一个人也好。

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诗味,从“三百篇”、《离骚》及西洋圣经雅歌、希腊的古诗直到现在,对恋爱还在赞美、实行。何以恋爱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占此一大部分?便因恋爱是不自私的,自私的人没有恋爱,有的只是兽性的冲动。何以说恋爱不自私?便因在恋爱时都有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准备。自私的人无论谁死都行,只要我不死。唐明皇在政治上、文学上是天才,但在恋爱上绝非天才,否则不能牺牲贵妃而独生。《长恨歌》、《传》写唐明皇至紧要时期却牺牲了爱人,保全了自己,这是不对的。恋爱是牺牲自己为了保全别人。故恋爱是给予而非取得,是义务不是权利。

恋爱如此,整个人生亦然。要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,这才是最伟大的诗人。

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,只是在感动人,是“推”是“化”。《花间集》有句:

换我心为你心,始知相忆深。(顾夔《诉衷情》)

实则“换他心为我心”,“换天下心为我心”始可。人我之间常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,物我之间只知有物忘记有我,皆不能“推”。孔子所谓“仁”,即所谓“推”。道理意思不足以征服人。

一切文学的创作皆是“心的探讨”。吾国多只注意事情的演进而不注意办事之人心的探讨,故没有心的表演。其次,中国文学中缺少“生的色彩”。“生”可分为生命和生活二者。吾国文学中缺少活的表现,力的表现。

如何始能有心的探讨、生的色彩?此则需要有“物”的认识。既曰心的探讨,岂非自心?既曰力的表现,岂非自力?既为自心自力,如何是物?此处最好利用佛家语“即心即物”。自己分析自己探讨

自己的心时,则“心”便成为“物”,即今所谓对象。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己怎样活着而知道别人怎样活着的人,不知自心何以能知人心?能认识自己,才能了解人生。老杜的诗是有我,然不是小我,不专指自己,自我扩大,故谓之大我。

人无思想,等于不存在。诗骚、曹陶、李杜,其作品今日仍存在,其作品不灭,作品(篇章)、作风(情,风,精神之表现于外者)不断。后世作伪诗之诗匠其作品不能“常”,精神不能不断。

诗中真实才是真正真实。花之实物若不入诗不能成为真正真实。真实有二义:一为世俗之真实,一为诗之真实。且平常所谓真实多为由见而来,见亦由肉眼,所见非真正真实,是浮浅的见,如黑板上字,一擦即去。只有诗人所见是真正真实。如“月黑杀人地,风高放火天”。在诗法上、文学上是真的真实,转“无常”成“不灭”。

世上都是无常,都是灭,而诗是不灭,能与天地造化争一日之短长。万物皆有坏,而诗是不坏。俗曰“真花暂落,画树长春”。然画仍有坏,诗写出来不坏。太白已死,其诗亦非手写,集亦非唐本,而诗仍在,即是不灭,是常。纵无文字而其诗意仍在人心。

诗之好,在于有力。有力,然,一、不可勉强,勉强便成叫嚣,不勉强即非外来的;二、不计较。不勉强不是没力,不计较不是糊涂。一般人享权利唯恐其不多,尽义务唯恐其不少。所谓不计较不是胡来,只是不计算权利义务。栽树的人不是乘凉的人,但栽树的人不计较这些,是“傻”,但是伟大。有力而不勉强不计较,这样不但是自我扩大,而且是自我消灭。

文人是自我中心,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至自我消灭,这就是美,这就是诗。否则,但写风花雪月美丽字眼,仍不是诗。

凡诗可以代表一诗人整个人格者,始可称之为代表作。诗所表现是整个人格的活动。

文人、特别是诗人,“自我中心”。人说话总是三句话不离本



## 驼庵诗话

行。诗人写诗也有个范围，只是并非别人给他划出。试将其全集所用名词都记下来，夕阳、残阳、斜阳、晚日……，可见其不说什么，爱说什么，范围之大小，其中皆不离“我”。黄山谷不好说女性，工部、退之、山谷，一系统；义山、韩偓便不然。义山、韩偓，唐代唯美派诗人，不但写女性写得好，即其诗的精神也近女性。杜、韩、黄便适当其反，是男性的。美的花山谷也不以美女比，而比美男子。由此归纳可考察其生活范围，他只在范围中活动，还有一个center，自我中心。

自我中心的路径有：一、吸纳的，二、放射的。吸纳——静；放射——动。一个人的诗也有时是吸纳，有时是放射。王摩诘五律《秋夜独坐》是吸纳的：

独坐悲双鬓，空堂欲二更。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。  
白发终难变，黄金不可成。欲知除老病，唯有学无生。

诗是向内的，老杜没这种感觉。王维的《观猎》像老杜，是向外的，好。

风劲角弓鸣，将军猎渭城。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。  
忽过新丰市，还归细柳营。回看射雕处，千里暮云平。

岂止不弱，壮极了。天日晴和打猎没劲，看花游山倒好。鹰马弓箭，有风才好。此诗“横”的像老杜，但老杜的音节不能像摩诘这么调和，老杜有时生硬。老杜写得了这么“横”，没这么调和；别人能写得调和，写不了这么“横”。老杜诗偏于放射，义山学杜最有功夫，但绝不相同者，杜的自我中心是放射的，动的，壮美；义山的自我中心是吸纳的，静的，优美。